

钟一鸣（梦翼）

第二節 手稿

動字之倒置

凡動字在動詞後且帶例滙各有類或起詞

為疑問代字而其受詞為代字此則受詞常置動前

程志远

钟立模

整理

此例已先述於上亦有非上述條件而受詞置前動

字在後者此則兩者之間常參之是等字為助

吾惟惆翼之知

吾惟和惆翼也惆翼為受

詞先置和為動字後置參之

汉语词汇分类

钟一鸣（梦翼） 手稿

程志远 钟立模整理

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1994. 12. 14.

漢語詞匯分類

楊資元



楊資元先生原系廣州市市長、政協主席。

纪念钟一鸣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



(1889—1952)

辛未秋月

拙
廬
詩
草
乙
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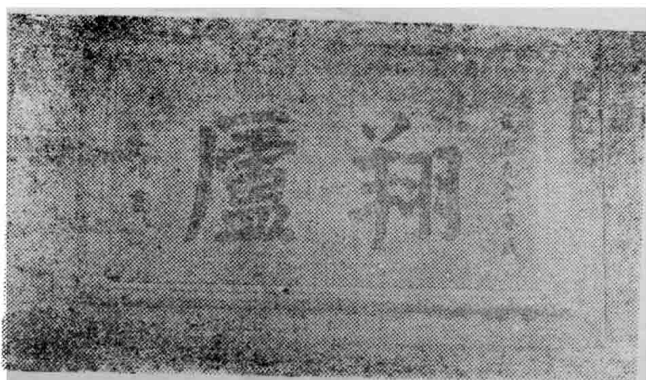
鍾一鳴題

钟一鸣先生于1931年为梅县泮坑乡贤
熊瑜（耕村）诗著《拙庐诗草》之题签

伯達仁標台家贊

君賢在弱骨嶙峋
言辭簡樸心通明
靜如秋水溫如春
文章祖秀如其人
早年試手撒香芹
何難英展垂天雲
甘拋榮利侍二親
欲承色笑亙五旬
椿萱相繼喪空宮
君亦傷毀捐煙塵
滔滔濁世茂彝倫
君乎不愧儒之淳

宋趙允一鳴敬題



“翔庐”系民国九年（1920）季春建成。

那时，正是钟一鸣先生四十岁之春。他，“一年累一年，弹指复弹指。四十等闲过，百岁亦尔尔。生活胜焦先，年华过颜子。退步一较量，大笑掷笔起。……高歌天地宽，造化任张驰。”（钟1940年之诗《辛酉初度》）他，以汉末河东焦先为慰，还乡结庐于河之湄，隐居其中，饥不苟食，寒不苟衣，自谓草茅之人。他，又以春秋鲁人颜回相勉，敏而好学，贫居陋巷，箪食瓢饮，不改其乐。是的，1927年47岁回乡后，十年隐居“翔庐”，过着“棚瓜篱豆互蓂蓂，半亩园蔓备四时，霜后柴菘甘且脆，余齑玉脍漫传奇”的生活，可谓：“家本天然图画里，何需虚构武陵春”？！

（梅翁）

翔廬詩草

黃枯木
署

翔
廬
詩
草

楊幼敏題

梅溪詩人喜畫梅，花前倚徙硯常開。
欽枝玉蕊頃刻就，林逋仙鶴相徘徊。
羅浮花神恍如在，圖成魂夢亦悠哉。
霜風歷冬年時迫，香瓣飄之行作寶。
孤山人鶴並蹤無，青子澱牙不忍食。
明遠師雄兩不諱，圖前樹下重咨嗟。
詩人逸事時能說，江笛空殘五月花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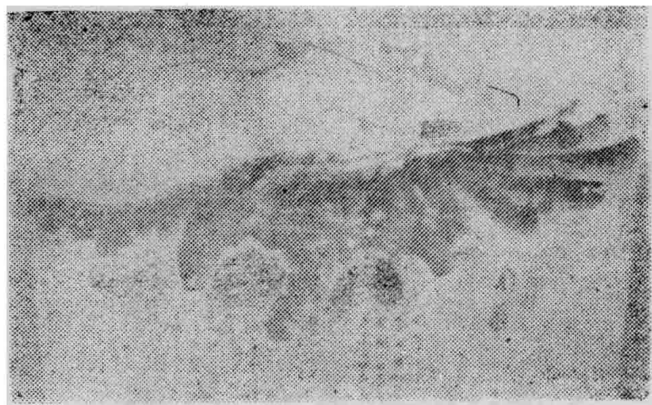
梅溪詩人敬

健弘



一九八二年夏
于康樂園

（謝健弘先生，系中山大學教授）



“大鵬展翅”，系钟达如先生之佳作。

钟老先生，原名广安，梅城江南龙坪低坝钟屋人。1919年出生。原为黄埔军校第十六期学生。（在南京、原为中央军校）曾任国民党空军上校，台湾中央空军参谋大学飞行力学教授。现居台湾。

此画，名为“图南”，系于辛未岁（1991年）夏作于台岛凌风轩，送回给其堂弟一钟一鸣先生之长孙立模君的一幅佳作。“图南”者，取原国民党潮梅镇守史、乡贤刘志陆先生送给其秘书钟一鸣先生之横匾一“适南”也。达如先生之画中题纪——“鹏举冲天，翼展普云，遨翔兮非梦境，逍遥兮好适南”——书画合璧，寓意深刻，用典自如，又切一鸣老之品性。

钟一鸣，字梦翼，七十二个春秋，“物无大小，寓形于天地之间，无不自得而止，以明当境，各足之义也”（庄子《逍遥游》）。是的，“夫大小虽殊，而放于自得之场，则物任其性，事称其能，各当其分，逍遥一也。”

达如老先生对一鸣老先生，作了精辟的评论，而又谦逊地抒发胸中之言——“特作此图并撰句，以表达令祖一鸣公生前从未表白过之心意。假如有知，当博一笑耳！”

达如先生对宗亲，乡贤如此，对祖国也报以激情——偕同夫人，子女在深圳特区，投资建工厂办实业，为祖国经济繁荣，作出了贡献。可敬啊！

（程志远）

侯翔宇先生《漢語詞彙分類》遺稿感賦

晚年篤學鑽前賢，
國史書叢索本源。
音義主從循範式，
經緯雅俗叩坤乾。
異邦文法著參考，
通譯成規助闡宣。
漢語精微詞彙博，
感公苦稔得清泉！

謝健弘



《翔庐诗草》

序 一

民国建元之际，陆获识钟君梦翼于羊石，见其骨如植鳍，神若止水，洒然异之，遂与订交。厥后，凡为股肱喉舌之寄者，绵绵三十年。今冬，君值周甲之庆，同人拟举觞为寿，君以国难辞之固，同人乃本寿人之意，移寿其诗，属陆序其端。陆虽不文，然交最久，知最深者，固莫陆若也！爰条贯所知，以序其人者序其诗。谓之变体之诗序也可，谓之变体之寿言亦无不可。

君具夙慧，总角，诵四子书，唐宋诗。声入心通，不烦师解。九岁，从季父润如先生，受诗书，左氏传，学骈偶语，期年，能成小诗。师友颇期许之。年十四，母氏邓太夫人病卒。太夫人虽出诗礼名门，然勤而多力，治农事，具兼人能，实为一家桢干。卒后，家渐落。越年，君遂辍学而商。此为君平生最痛之一事，屡屡见于诗篇。君恒谓，见无母者，固同情而痛；见有母者，亦羨极而痛，陆亦无母者，闻其言，辄泪涔涔下。顾君虽习商，而向学之志弥切。每

假书于友朋，请益于文士。帖括之学虽荒，而诗文之诣，及治生应世之识，则日进。年十九，营小负贩，夙夜奔驰。博刀锥供八口需者，又三四年。卒以家难迭乘，不得已，远游南洋。适巴达维亚。未几，有声商学界。当地华侨，无不知君名。积资三年，尽举以清先人宿逋。人以此重君意气。又三年，负笈东游。冀有以补失学憾。迨武汉起义，君乃横海归，怀投笔志，属邓公仲元幕府。陆与君交始此，自后，珠江桂岭，常共轮蹄。岁丁巳，陆受绥靖顺德惠属命，资君为左右手，收良效。越年，陆移镇潮梅，君亦出宰澄海，仍兼镇署副官长，旋又兼代潮循道道尹、汕头市政总办各职。岁丁卯，陆移师北上。君复相从于齐鲁，辟胶莱道职。不就。登泰山，谒孔林，遍历诸名胜。戒马风尘中有翩翩仲伟家风焉！洎夫陆释兵胶济，君亦息影翔庐。乡居十年，恬淡自适。地方有司，虽多故旧，未尝片语私干。前东区绥靖处李委员钦甫，耳其名，殊礼罗致，收复筠门岭之役，君与焉。黄军长延楨恒语余云：“钟君，敛才晦如，植品岸如，非寻常文墨士也！其为时推重若是，此君平生出处之大略也！”君恒谓：“人之生，在成其为人耳，穷达非所论也！”若君之盘错，成人信其艰矣！君治事，精而敏，勤而有序。在澄海任，虽兼数剧职，然日无宿牍，整以暇也！治澄尤称卓异。去之日，攀留函电，赠别诗文，积盈寸。众口咸称其捍灾

变，修堤防，治沟洫，振学风之绩。而于治盗，但诛渠魁，驱党羽，而不株连。颂为操算神。用心仁。盖谓盗息而元气无伤也！后二十年，陆以事过澄，父老犹殷殷叩使君起居。荐绅家，藏其零缣尺系，若拱壁焉。陆讶其去思悠远。问尝叩其术。君曰：“无他。吾但视一县真如吾家焉。吾之自视，真如家督焉。亲贤能，恤困悴，急其急，利其利，取必公，使必义，如斯已耳，嘻，得其要矣。”惟简故易行。惟诚故易感。君盖治身，治家，施于有政，著于诗文，一而贯之矣。君宅心直谅平恕。谦抑自下。坎然常若不足。独至辩析义理。则峭刻不少徇。少嫻酬酢仪文。工奇丽笔札。三十后，以为近于令色巧言。遂一变。惟诚朴简率是尚。初见似落落，久乃醴然有味。家不蓄粉泽，荆布操作如常农。入其室，盎然春气，不闻诟谇声。君谓治事容有经权，治家宜纯诚坦。苦乐均，其无共，不藏机，不宿怒，则贫而乐矣！君少以叔为师，终身事之如父，孺妇无敢一词慢，数十年如一日。人或拟之公绰。君辞曰：“吾不之事亲。特以叔为例。自试能服子职否耳？！”君失恃后，季母爱护如己出。迨其卒，君迎骸与母同葬。名曰“妯娌坟”。乡里传为美谈。其积于中者如此。发为文章，宜有异焉。陆与相处久，多见其属文。词旨周匝，律法谨严。人冗词所莫达者，君能以数语赅括无遗。人顾虑或忽略者，君能于言外神理照应。故陆每遇头绪缴

绕，事理深曲之文，辄谓非君莫办。顾君殊不爱惜，随手弃置。今存稿，仅得十余，亦深藏不欲示人。至其为诗，刻苦锻炼，词浅意深，语木至情。言皆有物。一字之微，不肯苟下。自叙真斯有我一言。实足自信而信人。今得其家藏写定稿三卷，约今古体诗三百首。君之平生，君之血性，均可于此见其真际。同人思有以寿之宜也！君又多能艺事，间作书画金石，均饶逸致。而草书尤得虔礼神味。此外堪天舆地，医方卜筮之术，无不涉其藩，而窥其要，盖君无昆季亲，独负俯仰责，先代窀穸，手营七八，家人疾恙，必躬主持。欲免盲从，所以博涉，他技则爱惜分寸余阴之遣品也。

龚自珍云：才人老去例逃禅，君亦有焉。晚岁精研内典，得其汇通，其见解，亦异常蹊。君之言曰：

“学佛者，非成佛之求也，非玄谈是尚也，在得身心之受用也。人生胶扰，皆为利害得失所颠倒。苟以佛智观照。一切无非幻妄。当她起迷，当地了悟，则烦恼立化菩提。此平时之修养亦即平时之受用也。其次，法华经云，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。大事者，临命之事也！临命之最痛苦者为系恋。子女玉帛，声色货利，皆系恋之牢固者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非顿断系恋。使善其终而已。修戒律者。恶衣恶食，刻苦行持。所以预远一切系恋也。台首禅宗，止观定慧，悟假悟空。所以勘破一切系恋也。至于净土，普摄三注